

神秘的女郎



神秘女郎



神秘的女郎

〔德〕库特·齐默尔曼著

吉同达 郝文 译

军事译文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二月

А.М.ШЕВЧЕНКО
ТАИНСТВЕННАЯ НЕЗНАКОМКА
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МОСКВА 1983

神秘的女郎
〔德〕库特·齐默尔曼著
吉同达 郝文 译

*

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89920部队印刷厂印制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⁹/₁₆， 字数197,000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9.05 定价：1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描写谍报活动的惊险小说。书中不但详尽讲述了谍报小组窃取和转递情报的各种手段，而且生动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希尔达·格贝尔的爱情生活。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人物感情真实深沉。

希尔达·格贝尔才貌双全，成为许多男人追求和崇拜的女性。然而，她宛如一朵娇艳的荷花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情操，对革命伴侣忠贞不渝。

早在三十年代，希尔达·格贝尔即按德国共产党指示，打入纳粹党报社工作。由于她才华出众，知识渊博，很快便进入“上流社会”；先在德国驻华沙使馆工作，后在德国外交部任职。希尔达置身虎穴，过着一明一暗的双重生活，是个“神秘的女郎”。在外交部她是个不可多得的“勤勉的工作人员”；但同时她却领导着一个间谍小组，为反法西斯力量搜集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情报。希尔达小组里既有志同道合的同志，又有出于不同动机甘愿为她提供情报的“同盟者”。谍报员中有外交部高级官员，德军总参谋部上校军官，著名演员，大律师，高级饭店女招待，女裁缝等等。

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后，希尔达·格贝尔小组的活动更加积极。由于她的一位“同盟者”偶然落网，供出了希尔达的身份，她被捕入狱，但无论是在法西斯监狱中，还是在军事法庭上，希尔达英勇不屈，缄口不言，保住了谍报小组其他成员，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。

深切怀念伊利扎·施特贝
——坚强的女共产党员，孜孜不
倦的侦察员，值得爱戴的女性。

母 亲

夜晚，一位年轻女人行色匆匆，独自走在柏林的大街上。这个楼房林立、街道纵横、广场众多的地方，称之为帝国的首都。然而，这里却没有首都特有的灯火辉煌。一座座高楼大厦的无数黑洞洞窗口，恰似死人的眼睛凝视着漆黑的街道；一户户石砌天井，犹如坟墓般地死寂。年轻女人只听到自己鞋跟点地的“嗒嗒”声，感到心脏急促跳动，她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。她不想被人看到，很高兴此时街上几乎没有行人。但同时，她又像孩童一般，害怕那逼人的城市夜色。因此，她留神注视着每个晚归的行人，每对热恋的情侣，一切偶尔出现的有生命的东西。

她早已习惯了孤独寂寞，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单身度过，对黑暗和寂静已处之泰然。时时惊扰着她的，是对即将进行的某项活动能否成功感到忐忑不安。似乎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密，准备得非常认真。但是否毫无破绽呢？她对“偶然”阁下是颇熟悉的——它已经不只一次企图把她的计划化为乌有。如果妈妈不顾空袭警报，没有下到防空洞去怎么办？“近来妈妈的态度很反常，”年轻女人想道。“我立刻就发现了。她是不会做假的，尤其是当她为什么事烦恼的时候。说不定她已经觉察到，我看出了她的变化，她的焦虑不宁？”

“妈妈，你认为我每次来访都必须事先通知你吗？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，我一定严格遵守外交礼仪。每次来访，我将举止端庄，请阁下放心。大慈大悲的妈妈女士，何时俯允您的女儿再度谒见陛下？是否降旨言明，您忠实的臣民应该穿戴何种服装觐见天颜？您是否有意接受国书和贡品？”

当时，妈妈开颜大笑，女儿的玩笑话打动了她。为什么希尔达仍然惴惴不安，总是担心有什么破绽呢？妈妈有事瞒着她！母亲的态度使她异常惊诧。

“不行，希尔达，请你不要进我的房间！”

诚然，从前母亲也曾禁止进她的房间，而且不仅如此。年轻女人的思绪追溯到孩提时代。

“喂，希尔达，不要去翻箱倒柜，更不能去贮藏室！如果你不听话，他可要发火啦！”

妈妈指的是圣诞老人要发火！妈妈还不知道，即使她认为最隐秘的所在，希尔达也找到了。早在那时候，这个小女孩就有极好的洞察力。那还是远在战前的岁月里……这种藏礼品的游戏，每逢新年都搞一次。

而现在是春天，1940年的春天，妈妈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女儿呢？

“站住！不许动！”从一座黑黢黢的门洞里突然冒出个穿军服的人来，挡住希尔达的去路。

“我就住在附近，警察先生！”

“发出空袭警报后，您应该钻防空洞，难道您不懂吗，女公民”

警察身旁出现了一个穿便服的人。

“难道您没听到防空警报？”

“听到了，掩蔽所主任先生！”

穿便衣的人走近些，认出了她，口气立刻缓和下来。

“是您，格贝尔小姐？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在街上！”

“宜差不自由嘛！有事走不开，隆美尔先生。”

“是来看看母亲吧？快回家吧。希特勒万岁，格贝尔小姐！”

年轻女人匆匆走开了。她听到身后防空掩蔽所主任在向警察作解释：

“请放心，埃米尔，这是格贝尔，她在外交部任职。”

希尔达·格贝尔步履匆忙。这个大城市里几百万人等待解除防空警报，而她却担心警报解除。

面前出现了卖香烟的小店。从前，每星期六她都在这里给父亲买三包香烟；而街角上的面包铺，多年来一直是她家开支最大的地方。这里烤的圆柱形酒酿面包香甜无比。

她终于到家了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在三楼上分到一套住宅：一间窗口对着院子的卧室，外加厨房和小贮藏室。有好几年，这个小贮藏室一度是希尔达和弟弟的天下。现在她正朝那里走去。希尔达最近一次回家时，母亲的反常表现和惶惶不安的情绪，一直使她放心不下。她必须搞清楚，到底有什么奥秘。

因此，这次来探视母亲之前，希尔达预先在洪波尔特①公园附近的小咖啡馆里有过一次约会。她的男伴已经不算年轻，但十分殷勤。他递给希尔达一束早春初开的鲜花。女招待对这一对情意缠绵，窃窃私语的“恋人”丝毫没有少见多怪。

“你的确猜得不错，希尔达。你母亲亲惶惶不可终日，

注：（1）洪波尔特——（1769—1859）德国自然科学家、地理学家和旅行家。

事出有因——她的住宅里藏着一名逃犯。我们本来以为此人已经失踪。”

“可是，她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为什么我自己的母亲对我竟没有透露半点儿风声？”

他们低声细语的时候，特奥一直留神观察咖啡馆里的顾客。

“特奥，你懂吗？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是说，母亲不再信任自己的亲生女儿！”

“如果她仅仅是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准则呢？”

希尔达听得出，对方这一暗示中包含着友好的批评。特奥宽慰地轻轻搂住她那瘦削的肩膀。他向姑娘探过身去，听到了她的回答：

“任何规则都有例外嘛。我并不要求什么，只是想尽自己做女儿的心意！”

“请你放心，快喝掉你的咖啡吧，然后我们出去走走，趁外面还有一丝春日的余晖。”

他们来到洪波尔特公园。这一对儿专走宽敞的路径，从不躲进幽深的角落。容易被其他人看到，自己同时也可以看清周围的游人。他们手挽着手。希尔达·格贝尔谛听着同伴沉着而严肃的谈话。只有他那警惕的目光表明：他不单纯是一个恋人。

“在关键时刻，有人警告了奥托。这个人是谁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敌人企图逮捕奥托，但他得到警告后逃掉了。敌人仅仅晚到了几分钟。奥托本人没来得及和我们打招呼。可能是他的接头地点暴露了。不过他总算先走一步，避开了敌人的圈套。后来，他就无影无踪了，仿佛离开了这个星球。有一次你讲到，近来你母亲举动很奇怪，我们才突然联想起：

从前奥托曾和你父亲一起共过事。我们调查了一下，才弄清正是你母亲在掩护着他。”

“难怪她近来不喜欢我突然闯回家，总是那么疑虑重重！”

“她无从知道，你对这件事会抱什么态度。”

“我的生身母亲……”希尔达痴痴呆呆地说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苍白的面颊泛起不自然的红润。“就是说，我母亲认为我是个告密小人！”

“可你在外交部工作啊！”

“特奥，你是不是也怀疑我会干什么坏事呢？”

“我了解你的真实身份嘛！”

“那我母亲呢？”

“局外人谁也无权知道你实际上在做什么，甚至是你的母亲！否则你就会完蛋。”

“那么说，我只好心甘情愿地让她把我看成叛徒？我就该对母亲的态度处之泰然？让她时时提防着我？让她为自己有这样的女儿感到无地自容？特奥！难道你不懂吗？我们谈的是我的亲生母亲啊！”

“我们谈的是你的安全问题！”

希尔达·格贝尔陡然转身对着同伴，直视着他的眼睛说：

“请放心，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。但是，难道我能以如此高昂的代价去换得自身的安全吗？”她镇静地，几乎是不动声色地说完这些话后，便转过身去。

然而，挽着希尔达手臂的特奥明显地触觉到她的激动。

“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女孩子能够如此冷静，自持？”他想知道。“换上别的女人，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完全丧失理智

——大哭大闹或者大吵大叫。”

“特奥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十年来，我一直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我懂得什么叫危险。而我的母亲现在却是盲人骑瞎马。她甚至连想都没想到过，如果在她的住宅里搜出奥托，那会是什么结果。特奥，我可以服从任何决定，但是，我不愿意用别人的生命去换得自身的安全。”

“你认为我们就愿意吗？我们正是来帮助奥托的。他应该从你母亲家里悄悄消失，甚至连你母亲也不应该知道：他是怎么走掉的，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假如可恶的暗探嗅到了什么，他们会顺藤摸瓜——从你母亲开始，一直找到你。因此，无论什么人，包括你母亲在内，都不应该知道，你与这件事有牵连。你要装作什么也没听到，什么也没看到。总而言之，不知道世界上有奥托这么个人存在。”

“谁去把他领出母亲的住宅？”

“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所在。不能随便派个外人去，尤其不能让任何一个被监视的人进去。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：他到那套住宅去是司空见惯，顺乎自然的事。”

希尔达·格贝尔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脸上漾起一丝笑意，这使她更加妩媚动人。

“女儿去看望母亲——还有比这件事更自然的吗？”

“但你母亲不能猜到这次探望。”

希尔达点点头。她很高兴能够帮助母亲解除危险。她明白，关于她的协助，谁也不应该得知。让母亲照旧怀疑自己的女儿吧。不言而喻，如果逃犯突然不知去向，母亲对女儿的疑心就会更重一层；然而，毕竟化险为夷了。

“我该如何做，特奥？”

年轻女人悄无声息地沿楼梯向上走，这里的每一个梯阶她都很熟悉，她轻手轻脚，听不到一声钥匙转动，听不到一声门响。她仔细环视着窄小的过道。一直放在这里的那只小皮箱不见了，那是母亲为防空袭而准备的。看样子，此时母亲已经下到防空洞。厨房里散发着一股子洋白菜味，这味道使希尔达想起了那早已成为过去的年代。

正是那股子洋白菜味儿！每逢节日前夕，厨房里总是飘溢着这种味道。往往从那一刻起，便开始禁止希尔达自己去开房间里的大立柜——那里藏着节日礼品。母亲喜欢讲圣诞老人的故事。她活龙活现地说，夜间亲眼见过白须冉冉的圣诞老人。他从森林里来，带来各种礼物。父亲不同意她的说法。父亲通常用绞肉机切碎包菜，要切很多很多：节日期间，大家都得吃得饱饱的。他边绞菜边给小女儿说教：

“希尔达，我的宝贝，每次你妈妈让你去杂货食品店之前，她先给你什么？她给你钱。如果你想买东西，魏斯格贝尔先生向你索要什么？他向你索钱。你有没有不付钱就从他那里拿到糖，面粉或人造黄油？没有！即使过新年的时候也没有！我的好女儿，没有钱，不管是商店老板，摊头小贩，卖牛奶的，还是圣诞老人，都不会送给你任何东西。你喜欢的这些礼物，都是我和你母亲买来的。我们花了钱，这些钱是劳动了好久才挣到的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。不管是美丽的童话，还是动听的故事，都不可能使这个世界变得好些。”

希尔达知道，母亲听了这些话一定会说：你是不是不想让孩子过个愉快的节日？父亲就会发脾气，把绞肉机的摇柄摇得“吱吱”响，碎包菜堆也迅速加大。接下去父亲就要教训

母亲了。但是，希尔达不愿意再听这些话。她过节的兴致很高；况且，她早已听腻父母那没完没了的训诫。于是，小姑娘决定把话题岔开：

“我才不管是谁送来的礼物，反正我都喜欢：手套呀，毛衣呀，绒帽呀！好妈妈，你织了很久很久吧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！可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……你是不是又？……”

母亲惊得目瞪口呆。碎包菜流也停止了。父亲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。希尔达了解自己的父亲，他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威胁。然而，母亲又会怎么样呢？

“弗里德里希！你的女儿又翻箱倒柜啦！”

呵，看来事情不妙！如果妈妈叫父亲“弗里德里希”，那可是暴风雨的前兆，眼看就要电闪雷鸣。爸爸，快来帮忙！女儿宁肯听你那些喋喋不休的训导！

父亲似乎猜透了女儿的心思，他伸出一个指头吓唬希尔达，然后走到母亲身边，拥抱着她说：

“不要动肝火嘛，埃尔扎。你看看日历，今天是1925年12月23日！早在五月份，我们那好奇的千金就满了十四周岁。她能看到，听到和理解的东西，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做父母的想象力。你以为她提前了解到礼物的情况，就不会那么喜欢这些礼物吗？”

“吃饭的时候，才显得勺子珍贵。”母亲反唇相讥，但声音里那“隆隆”的雷声已经过去。

“三个星期以前，柏林各家店铺里早已装点起节日的枞树。可你还在自欺欺人，给女儿唱催眠曲。你不睁开眼睛看看，整个世界都沸腾啦。我看一年之内你也就信这么一次上帝。孩子们，快来看哟！我们的女儿多么好奇！她竟猜破了

圣诞老人的秘密！那又有什么不好呢？难道她满脑子虚伪的宗教信条，满嘴里胡说八道，你就更爱她吗？应该让她及时弄清生活的真相，埃尔扎。这只喜欢东闻西嗅的小鼻子，来年春天就要庆祝自己的十五周岁啰！我愿她能够用心听一听，人们会告诉她：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。我也希望，她能够沿袭我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，使那一天成为她一生中真正的节日。到时候，姑舅娘姨，亲朋好友们一定很高兴来聚一聚，喝一杯。谁为客人们做糕饼？是你，还是圣诞老人？谢天谢地，通货膨胀总算过去了。其实，还在两年前，当希尔达满了十二岁的时候，她已经懂得了人情事理。在那美好的‘无忧无虑’的孩提时代，她就明白了一块面包来之不易！”

洋白菜、新年、童年、无忧无虑；父母的荫庇，母亲，父亲——父亲那讲不完的长长的故事；父亲摇着绞肉机切白菜，吸着节日的香烟……现在这里又出现了白菜味儿和香烟味儿。父亲去世已经四年啦，母亲不会吸烟；为什么这里有烟雾？是奥托！

往事的回忆匆匆在脑海中闪过，思绪又回到现实生活中。贮藏室的门紧闭着，希尔达·格贝尔轻轻敲了敲门。无人回答，一片寂静。

“请您开开门！我知道您藏在里面，我晓得您是什么人。快开门，我有话跟您说。我是希尔达·格贝尔，埃尔扎的女儿……”

那人把钥匙插进锁里，转动了一下，门开了。逃犯从他的避难所里走出来，迎着希尔达迈了一步，从头到脚审视地打量着她，低声说：

“那么说，您……”

“你想过没有，假如被你的女儿发现可怎么办？要知道，她是在外交部工作呀！她有责任向上级揭发新制度的任何一个敌人。埃尔扎，尽管你说，你的女儿不是纳粹分子，但她在里宾特洛甫手下任职。我知道，她的父亲是个可以信赖的好同志。你认为，要是弗伦茨活着，他会让女儿到那种地方去工作吗？你说，你的女儿不是叛徒。埃尔扎，环境改变着每个人。你女儿工作的那个地方，决不会认为供出逃犯是背叛。那叫忠于职守，英雄行为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。这正是那条原则指导下的行为：‘元首，请下命令吧！我们紧跟你前进！’埃尔扎，趁她什么也没有发觉，我就应该离开这里。你在隐藏一个国家的敌人，而你的女儿却在为这个国家效力。诚然，从前你们是用另一种方式教育女儿的。你认为，你了解自己的女儿，是吗？可是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呀！亲生母亲也无法看透自己孩子的内心世界。如果我们战胜希特勒及其发动的战争之后还能幸存下来，我们要一切从头做起。要重新教育我们的子孙，让他们成为善良而富有人情味的人。而现在，母亲不得不眼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……”

“那么说，您到底还是发现了，”那人说着，眼睛不住地在她身后搜寻可能跟来的警察。

希尔达理解逃犯此刻的心理状态，但她没有时间多加解释。她勉强微笑了一下，向他伸出手去。

那人惊愕地望着她：

“您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她根本不可能想到我来过这里。她永远不会”

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。”

那人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“请您不要误会，我是来帮助您的。”

显然，那人仍然将信将疑。

这时，希尔达突然找到了解疑的话语：

“从前，我的父亲经常谈起您，奥托。”

“那么您……不是那种人？”

她仅仅点了点头。于是，他相信了姑娘的话。

“快收拾一下吧，奥托，时间很紧迫。我们走后，房间里不应该留下任何东西，证明您在这里呆过。”

这个被人追捕，走投无路的奥托，感到自己的良心受到了责备。“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呀！”他想到，“为什么我们竟去怀疑那些本该赤诚相见的人呢？”他紧紧握住希尔达的手：

“你的母亲会喜出望外。”

“她什么也不应该知道。你当然懂得，知道这种事是十分危险的。奥托，请快一点儿，”她催促着对方，以便使自己不再去想母亲那疑惧的眼神。

奥托收拾好他那少得可怜的日用物品，正往手提箱里塞着。看上去他和希尔达想到一块儿去了。

“我就这样突然不辞而别，你母亲会怎么想呢？我知道，你这样小心谨慎是出于对她的关心，爱护；然而，她能够理解你吗？”

“将来我们有机会把一切都谈开，到时候她自然就会理解了。”

希尔达·格奥尔领着逃犯沿着漆黑的街道走着。天空中传来“嗡嗡”的“嗡嗡”声，街上一片死寂，恬无一人。就连特

务、暗探和告密者们也躲进了自己的洞穴。

终于来到接头地点。没有时间话别，奥托拥抱了一下希尔达，紧紧握了握她的手。由另一个人带领他沿着黑夜的大街继续朝前走去。

一个人就这样消失在大都市的迷宫中，那些追捕的人再也无法找到他。他又加入了志同道合的战友们的行列；他们不是追捕者，也不想做被捕人。他们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，希望那一天早点儿到来：那时候，人与人之间是邻居、同事和战友；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引亢高歌：“弟兄们，让我们携起手来”，“前进！切莫忘记我们力量的源泉”。

然而，现在城市的大街上却是豺狼肆虐。他们的嚎歌不绝于耳：“今天我们统治了德国，而明天……”

警报器的尖叫声响彻城市上空，宣告防空警报解除。宛如中断一时的电影胶片：不久前一切都凝滞不动了，现在又重新活跃起来。

埃尔扎·格贝尔急忙走出防空洞。她不想和女邻居们饶舌。每次空袭之后，那些人都纠缠着问东问西，不断发出“啧啧”声，表示自己的同情心。这一次，似乎没有扔炸弹轰炸，至少他们这个街区平安无事。

只有在关起自己住宅的房门后，格贝尔太太心里才会感到轻松、踏实。

她用暗号敲了敲贮藏室的门，等待着，心里埋怨里面的人没有赶快开门。女主人终于忍不住，一把将门推开，一阵恐惧攫住了她：奥托不在里面。奥托失踪了！他在哪儿？难道他被捕了？为什么警察没有等主人回来？这女主人仿佛刚刚进行过心力交瘁的劳役，顿时觉得浑身无力，吓得瘫坐在